

閑不住的人

伏隆柯娃著

趙哀琴譯



237A

反
社

閑不住的人

〔苏〕伏隆柯娃著

赵哀琴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Л. ВОРОНКОВА
БЕСПОКОИНЫЙ ЧЕЛОВЕК

根据 Детгиз 1954 年版本译出

閑不住的人

〔苏〕伏隆柯娃著

赵哀琴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794

开本 850×1156 耗1/32 印张 8 7/8 字数 194,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定价(6) 0.85 元

市印三厂印
晉益訂

內 容 提 要

本書系蘇聯著名小說大晴天的作者伏隆柯娃所著的中篇。它描寫一個集體農莊的擠奶姑娘卡捷麗娜如何堅決主張牛犢冷飼養法，跟墨守成規的飼養組組長老羅勃立娃——她的未婚愛人的母親，展開无情的鬥爭，大家因此稱她為“閑不住的人”，意思是愛管閑事，閑不住。最後農莊主席支持了她，把她從擠奶組調到了飼養組，試行冷飼養法。老羅勃立娃原來有許多人擁護她，支持她，但卡捷麗娜用事實教育了她們，使她們逐漸轉變，相信了她的冷飼養法。但是羅勃立娃卻堅持錯誤到底，最後並要求退休，一氣出走，離開了家，也離開了農莊，搬到女兒家去住了。但我們同卡捷麗娜一樣，相信對事業忠心耿耿的老羅勃立娃最後一定會回到集體懷抱中來，因為新的工作法一定會勝利，一定會推廣，那時矛盾就會解決。本書對目前大躍進形勢中，克服保守思想，改變工作方法，提倡革新精神，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統一書号：10078·1794

定价：0.85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AB 62/05

目 次

相逢.....	1
卡捷丽娜.....	10
瑞尔华·罗勃立娃.....	29
农庄的规划.....	42
金魚.....	56
内心的忧虑.....	68
糾紛.....	97
加里宁集体农庄的使者.....	120
科斯特羅馬.....	141
新的規則.....	154
遙远的牧場上.....	168
大寶雨.....	184
安东爷爷的计划.....	193
卡捷丽娜从事新的工作.....	204
卡捷丽娜主管的部門.....	218
辞別.....	257

相 逢

三輛載滿干草的大車，一輛跟着一輛慢悠悠地从树林里走出来。坐在头一輛車子上的是年青的挤奶員卡捷丽娜，她的头上包着一块柔軟的白头巾。一对沉思而又明亮的大眼睛，从垂到眉毛上的头巾的鏤空花边下向外張望着。

低低的二月的太阳，蒙着一层薄霧，暗淡地映照着田野。压平的村道上的光滑的車轍微微地反射出阳光来，在两旁柔軟的白雪的襯托下，仿佛成了玫瑰紅的了。

“我們这儿多么美丽……多么好……”卡捷丽娜不禁想道。“冬天多美啊！春天也美极了。夏天也……住在城里的人一年到头看不到这种景致，真不懂他們怎么能生活下去的？他們既不能好好地看到太阳，也不能好好地看到星星……象这样的田野和玫瑰色的道路他們也都看不到……”

“卡捷丽娜！”臉孔紅得象西紅柿一般的挤奶員阿格拉菲娜在另外一輛大車上喊道。“怎么啦？你在那儿打瞌睡了嗎？快赶一赶馬吧，否則我們要来不及收拾了。”

“来得及的！”卡捷丽娜虽这样答道，但还是勒紧繩繩赶起自己的棗紅色馬來。

馬立刻輕松地快步跑了起来。

“唉，真見你們的鬼！”最后一輛馬車上的飼養員斯捷巴从干草上面把头抬起来說道。他的头上戴着一頂紅帽子，两只帽耳

豎在兩旁。“你們要趕馬，也得預先通知一下！害得我險些從車上栽下來……”

“那你就別在車子上打瞌睡！”阿格拉菲娜回答道。“嘿，你这个人呀！不管在哪儿总是要打瞌睡！”

卡捷丽娜笑了一笑，又重新抽了馬一鞭子，于是这几輛不大的运貨馬車便沿着平坦的道路輕快地奔馳起來。

有一台拖拉機，曳引着一輛不知名的奇怪而笨重的拖車在田野里行駛着，把地上的積雪軋得粉碎。卡捷丽娜眯起了眼睛，竭力想看清楚在雪地上拖着的是什麼東西。可是等到她一看清楚以後，她的眉頭就皺起來了。

“阿格拉菲娜嬌嬌，你瞧，我們的那些孩子在幹什麼呀！”她回過頭去朝着後面的大車大聲說道。“他們在用剷土機剷雪呢！這種笨重的玩意兒只能用來清掃道路，這怎麼能稱作積雪^①呢，對嗎？”

“還算是工作人員哪！”阿格拉菲娜嬌嬌應答道。“對他們來說，只要算他們的勞動日就行了。嘿，真是見他們的鬼……快趕馬吧，卡捷丽娜！”

但是卡捷丽娜突然把馬勒住了。緊跟在後面跑着的那匹馬的嘴臉一下子撞進了干草堆，斯捷巴由於這個意外的顛簸，馬上從車子上滾了下來。

“鬼丫頭！”他一面從雪堆里爬出來，一面大聲罵道。“一會兒趕，一會兒又停。也不先講一聲。嘿，你們干麼要停下來？看到什麼了嗎？”

① 積雪：為了增加土壤中的貯水量，為了冬季作物的保暖，把雪積聚起來，稱作“積雪”。

阿格拉菲娜望着斯捷巴，尽情大笑起来。

“总算醒了！”她重又說道，“哎哟，你总算醒了！……”

可是卡捷丽娜并不回过头去看，她敏捷地从車上滑下来，一只脚輕巧地踏在車轅上，縱身一跳就跳到了路边。

“喂！喂！貝契考夫！”她打着手势大声喊道。“停一停！”

拖拉机开到馬車旁边的时候，就停了下来。瓦尼亞·貝契考夫①虽然生得粗胖，但动作还是滿灵活、輕巧的，他敏捷地从剗土机上跳了下来。

“出了什么事？”

卡捷丽娜走到用剗土机聚集起来的又矮又松的雪壟跟前，毫不費力地就用毡靴踢碎了它。

“你們这样就叫做积雪嗎？”卡捷丽娜問道。“这就是你們积的雪嗎？……伊凡，你这样干活不觉得害臊嗎？你可是个共青团員呀！你們白拿了劳动日，耗費了燃料，这倒还沒什么，問題是你們把土地也损坏了！这儿按理應該有几条雪堤，可是你們的雪堤在哪儿？你說，在哪儿？难道这些玩意儿就算是雪堤嗎？”說到这儿，她又用脚踢了踢狹長的雪壟，雪壟随即就翻倒了。

卡捷丽娜的知心女友，安卡·华尔努希娜②从拖拉机背后的什么地方奔了出来。她生得矮小而結实，两条腿很粗壯，活象一只鮮嫩的小蘑菇。

“你在这儿大喊大叫些什么？”安卡响亮而帶挑衅性的声音在田野的上空飄蕩开去。“怎么，你是生产隊長嗎？你根本不是什么生产隊長！你会管牛，那你就管你的牛去。你要运草，那你

① 瓦尼亞·貝契考夫：瓦尼亞是伊凡的爱称，貝契考夫是瓦尼亞的姓。

② 安卡·华尔努希娜：安卡是安娜的爱称，华尔努希娜是安卡的姓。

就运你的草去！还算是朋友……”她用褐色的眼睛瞟了道路一眼。“你就只会当着陌生人的面訓人！”

卡捷丽娜沒有发觉有一輛載貨卡車在他們的大車旁边停了下来，这儿来来往往的卡車还少嗎，因为拖拉机站就在附近呀！她沒有看到一个身穿漂亮的毛皮短袄、手提一只小皮箱的高个子已經从駕駛室里走了出来，这个人吩咐卡車开走，而自己却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一旁听他們爭吵。卡捷丽娜回过头去，帶着怒冲冲的神气向这个人瞥了一眼。但就在这时，她的一对灰眼睛突然睜得大大的，并且充滿了惊愕和喜悅的神色：

“謝尔盖！”

“喂，同志們，”安卡象春天的鳥儿似的喳喳地叫起来，“原来是謝尔盖呀！嘿，認不出来了，怎么也認不出来了！我以为是什幺农学家来了，或者是拖拉机站的什么人来了。要知道現在經常有人乘着車子到我們这儿来呢！”

“是来玩几天的嗎？”瓦尼亞一面伸手給謝尔盖，一面問道。

謝尔盖·罗勃立夫的一双眼白淺藍的黑眼睛放射出含着笑意的光芒，这个淺淺的微笑使得他的輪廓鮮明、長着鷹鼻的臉龐开朗起来了。

“不，不是来玩几天的，”他一面回答，一面跟瓦尼亞和姑娘們一一握手，“我要在这儿住下来，我將在我們这儿的拖拉机站工作。”

“喂，姑娘們，”安卡又象鳥叫，又象歌唱似地喊了起来，“我們这一下子可好了，手风琴手回来了！……我还記得呢，”她含情脉脉地、調皮地添了一句，“您过去拉手风琴拉得好极了。”

“过去是过去呀！”謝尔盖开玩笑地揮了揮手。

“同志們！”拖拉机手突然向他們喊道。“你們哪一個付給我

等候費呢？”

“叫我們有什么办法？”瓦尼亞冲着卡捷丽娜大声喊道。“你說我們損壞了土地，耗費了燃料！那你現在叫我們拿什么來积雪呢？人家吩咐我們把雪集到一起，我們就按照他們的吩咐把雪集到一起。”

“那也不能用剷土機來剷呀，”为了不使自己也跟他一樣大聲喊叫，卡捷丽娜沉着氣反駁道，“應該用雪犁，雪犁！”

“雪犁？我們哪兒有這種東西呢？”

“那你們就不能製造一架嗎？要花很多腦筋是嗎？滿村莊都是小伙子，却製造不出一架雪犁來！要是你們知道心痛的話，那你們就不會把剷土機帶出來了！”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大家商量一下之後，決定把剷土機送回家去——反正天時已經晚了——然後把小伙子們集合起來，趕快動手做一架雪犁。謝爾蓋答應幫助他們，因為裝置雪犁所需要的一些材料一定要到拖拉機站去找。

“你們快把那裡的斯捷巴叫醒吧！”卡捷丽娜一面拿起繩子，一面喊道，“否則他又滾下來了！”

“當然要睡覺的！”又已經躺在自己大車上的斯捷巴抱怨地接嘴道。“干嗎老是停下來？干嗎要去管人家的事，打听人家的事呢？人家都干自己的事，而她偏要到處去管閑事。本部門的工作她也樣樣要插手。這不算，還要一忽兒管東家，一忽兒管西家……嘿，怎麼會有這樣的姑娘！有誰要討這樣的姑娘做老婆呢？我才不要這種人做老婆，我到死也不會要這樣的人。”卡捷丽娜，你聽到沒有？……”

“反正我也不敢希望嫁給象你這樣的人，”卡捷丽娜嘲弄而

溫厚地笑着回答道。“我哪兒高攀得上呢！……”

卡捷麗娜揮動着繩的梢頭，跟自己那匹棗紅馬并排地快步走着。謝爾蓋走在她的身旁，他的皮外衣的袖子輕輕地擦着她的棉衣。

“你長大了，”謝爾蓋向卡捷麗娜斜睨了一眼，道。

“那當然！”卡捷麗娜簡單地回答。“十九歲啦！”

“十九歲了？……對，不錯。可是我看你还是象個小姑娘一樣。不知為什麼我現在想起了一件事……記得是在一個非常晴朗的春日里，池塘旁盛开着野櫻花，我考完了最後一門功課，從學校里走出來。那時我讀七年級……”

“我記得這一天……”卡捷麗娜輕輕地答道。

她的眼睛里頓時充滿了柔情，露出沉思的樣子，仿佛看到了謝爾蓋所提起的一切情景。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其實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謝爾蓋考試以後走出來——愉快而自豪，還略微有些傲慢的樣子。他歪戴着帽子，一雙黑眼睛給陽光刺得眯縫着……

卡捷麗娜剛從池塘里提了一桶水上來，她那時還是一個身材細長的小姑娘，赤着腳，拖着一條蓬鬆而粗大的辮子。她把提桶放在野櫻樹下，由於好奇心的促使，呆呆地、懷着幾分羨慕的心情問道：

“全都及格嗎？”

雖然卡捷麗娜從他的那副模樣上，不用問就已經知道他考得很好。

“當然，全都考及格了。”謝爾蓋回答道。“到秋天時就要再會了。我要進技術學校去！”他神氣活現地補充說。

“那就是說，你還要繼續念書？”

“我当然还要繼續念書。难道我就留在农村里不成嗎？讓那些什麼才能也沒有的人留在农庄里耕地吧。要是把我留在农村里，那正是大材小用了。我要去受高等教育。”

“我將來也要去受高等教育，”卡捷丽娜回答道。“讀完十年制学校后，就到莫斯科去。”

謝尔盖笑起来了：

“你嗎？……那你將來准备当什麼：工程师，將軍，还是远洋輪船的船長？”

“我不想当船長，我要当畜牧学家或者农学家，”卡捷丽娜分辯道。

这时謝尔盖就走到卡捷丽娜站着的那棵野櫻树底下，使勁地搖晃鮮花怒放的树枝。白色的小花瓣撒落在卡捷丽娜的身上，糾結在她的濃密的头发里。

卡捷丽娜生气地揮着手說道：

“去你的！”

但是謝尔盖却只是笑了笑，接着就吹着口哨走掉了……

这会儿，他們两个回忆着这一切，一面走，一面由于忆起了往日的这些趣事而微微笑着。

“是呀，你那时确实挺固执，”謝尔盖說道。“你不是打算上季米里亞捷夫农学院^①嗎……怎么样啦？”他斜睨着她的棉外衣，露在口袋外边的手套和她那双紧拉着繩的发紅的手。“一事无成嗎？”

卡捷丽娜的两条烏黑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抬。

① 季米里亞捷夫 (1843—1920)：苏联偉大的植物生理学家，莫斯科的农学院即以他命名。

“为什么是一事无成？”她平静地回答道。“我已经十年制学校毕业了。”

“毕业了嗎？現在在牲畜欄里工作？”

“是的，在牲畜欄里工作。”

“真奇怪！一般說年青人都向往着到什么地方去：到区里，到城里……但是你在十年制学校毕业以后，却留在这儿挤牛奶……”

卡捷丽娜迅速而調皮地向他瞥了一眼：

“那你自己为什么要回到集体农庄里来呢？你已经学会了本领，并且变成了莫斯科人……为什么，啊？”

“我嗎？”謝尔盖的臉色变得庄重起来，眯細着一双黑眼睛。“我是另外一回事。你要知道，現在对我们來說，集体农庄是‘前沿陣地’。而我又是党员。”

“只有你才这样想嗎，”卡捷丽娜嘲弄地笑了一笑說，“虽然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的看法却也完全同你一模一样！”

謝尔盖随即向她溜了一眼：在他眼睛里閃露出一種既象好奇又象詫异的神色。

“是嗎？”

“是的，”卡捷丽娜还是帶着嘲弄的神情繼續說道。“你奇怪什么呢？是奇怪集体农庄的一个普通的姑娘突然会有自己的見解，是嗎？”

“你还是那么会刺人！”謝尔盖笑了起来。“我真要象过去那样馬上揪住你的辮子。”

現在他已一反剛才的那種態度，變得親切而關心地问道：

“上季米里亞捷夫农学院学习的事究竟怎么样啦？打消了嗎？”

“不，沒有打消。我是一定要去季米里亞捷夫农学院学习的。这个主意我是打定了的，而且我一定能說到做到，可是現在……”卡捷丽娜把臉轉向謝尔盖，很信任地說道：“我們集体农庄里的工作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奶牛場的工作。因此我想，我們青年人現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集体农庄……”

道路轉向村后牲畜欄的方向去了，卡捷丽娜把繩繩噼啪一抽，赶着自己的馬。

“这条小路直通到你的家，”卡捷丽娜头一摆指着在雪里呈着藍色的小路，說道。“再見，再見！”

“等一等，干嗎这样匆忙！”謝尔盖想要她停下来。“我碰到你真是高兴！……高兴得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突然使得我这样愉快起来的！难道你不高兴嗎？”

卡捷丽娜并不回答他的話，他迅速而敏捷地爬上了車子。当她用繩抽了一下馬，然后大声回答他的时候，已經是走得老远了。

“我也很高兴，因为你能使我們的农場机械化！”

“只为了这一点嗎？”謝尔盖有些悵悵地問道。

但是卡捷丽娜已經听不見他的話了。

謝尔盖沿着喀嚓喀嚓发响的小路走去，路旁是一片埋在雪堆里的菜园。他兴奋地看着好像是蹲在雪里的灰色小屋，望着因积滿白雪而隆起的屋頂……村里的人將怎样来接待他？他又將怎样会见村里的人？……这地方，对他來說是多么的熟悉和亲切。不論从什么地方，即使是閉上眼睛，他也会找到通向这儿的道路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总是沒有空——一会儿学习，一会儿服軍役，一会儿工作……

“是啊，”謝尔盖一面拿出烟卷来，一面自言自語地說，“就这

样，我們把生养我們的故乡給忘記了。”

接着，他又一次回过头去望了望暗褐色的、載着树林里粗硬的干草的毛蓬蓬的大車，仿佛責备自己似地想道：

“可是这个姑娘就沒有离开这儿。沒有抛弃家乡。她，卡秋舒卡·陶左洛娃①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呀！……是啊。”

于是他的心又由于意外的欣喜而紧縮起来，而且这种欣喜仿佛是某种巨大的、从来也沒有經驗过的、幸福的預感。

卡 捷 丽 娜

娜塔丽亞·特洛茲陶娃嬌嬌剛剛巡查完小牛欄。牛犢可真不少：小的还在吃奶，大的已經合群。小牛一条紧挨着一条地靠着板壁睡着。

“太挤了，太挤了……”娜塔丽亞叹了一口气。“先前，在这个欄里光只有我們自己的小牛，那时可多好呀！而現在三个村子的牛犢全都挤在一个欄里，叫人怎么去安頓它們！”

借着挂在天花板上的那盞灯的亮光，娜塔丽亞看到了很多牛犢的嘴臉和眼毛上都蒙着一层霜。

“还得把火加得旺点才行，”她打定了主意。“嘿，外面冻得可厉害着呢！一点也不象快要到三月的天气。冷得就象主显节②时一样！”

娜塔丽亞打开了炉子門，添了几根劈柴到还没有燃燒尽的木炭中去。樅树枝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爆出了不少火星。

① 卡秋舒卡：卡捷丽娜的爱称，陶左洛娃是她的姓。

② 主显节：祝耶穌显现的节日，即旧俄历1月6日。

“就不能給我們运些好木柴来嗎!”娜塔丽亞·特洛茲陶娃繼續自言自語着。“樅树只会发出一陣噼噼啪啪的声音,而热气却一点也沒有……要是我們給小牛另隔一个小欄,那才能生暖火。但是在这样的牛‘宮’里你难道能生暖火嗎?瞧着吧,小牛犢子一定又会受凉的。瑪尔华·蒂霍諾芙娜!你要負責的呀。怎么能不負責呢?你是老养犢員,是組長呵!三个村庄的牲口都挤在这里,你倒来試試看,瞧你怎么来照顧这么一大群牲口!你瞧,一头牛已經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受了凉!我們先前倒是常把自己村子的牛犢靠在炉子旁边的,但是在这样冷的天气里,我們又有什么办法来保护这么多牛犢呢?这些小牲口都是很嬌弱的。”

娜塔丽亞突然住口不說了,側耳傾听起来。她仿佛覺得有人在外边想撬开大門上的鎖。娜塔丽亞走到大門旁。真的,有人在摸鎖,而且还在扭着鎖呢!

“嗨,誰在那里惡作剧?”她气冲冲地喊起来。

門外沒有人吭声。只有誰的謹慎的脚步在雪地上喀嚓喀嚓地响着,但沒多久就沉寂下去了。

娜塔丽亞站了一会儿,听了一下。靜靜的……只有牛犢在睡梦中打鼾。

“出去看一看……”娜塔丽亞这样决定。

她把大門上的一扇小門稍稍打开了一点,向外面望去。月亮底下的雪光使得她的眼睛发花。

“呀!多好看!”她想說,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說出来,就看到大門正对面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并且直望着她。

“啊呀!”娜塔丽亞大叫了一声就把小門砰然关上了,但是,她即刻又为自己的胆怯惭愧起来,于是又把小門稍微打开了点。